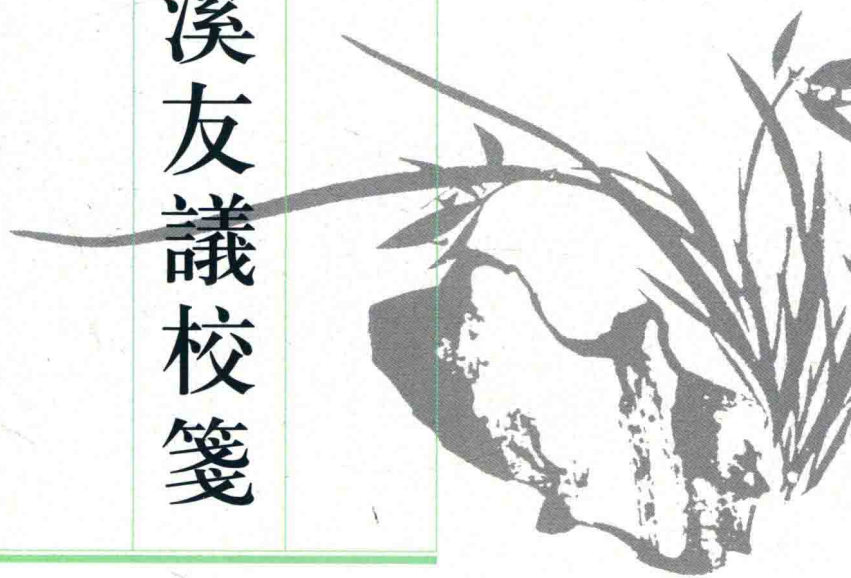


唐宋史料筆記

雲溪友議校箋



中華書局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雲溪友議校箋

〔唐〕范攄撰
唐 雯校箋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雲溪友議校箋/(唐)范攄撰;唐雯校箋. —北京:中華書局,2017.1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ISBN 978-7-101-12161-2

I.雲… II.①范…②唐… III.①筆記小說-小說集-中國-唐代②《雲溪友議》-校勘 IV.I2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24036 號

責任編輯:魯明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雲溪友議校箋

[唐]范攄撰

唐雯校箋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7%印張·2插頁·168千字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冊 定價:29.00元

ISBN 978-7-101-12161-2

前言

雲溪友議，唐末處士范攄撰。范攄，籍貫不詳^①，家居會稽若耶溪，以溪別號五雲，故於本書自序題署「五雲溪人」，而本書亦由此得名。范攄一生未曾出仕，其事蹟可考者甚少，我們惟有通過文獻中極為簡略的記載以及本書范攄自述經歷的片言隻語大致勾勒出其一生的軌跡。范攄約生於文宗大和年間^②，年輕之時曾遊歷秦吳楚宋^③，與李彙征^④、方干、李咸用等詩人有交往，有子七歲能詩，然方十歲而早逝^⑤。大約在僖宗中和年間，其曾遠赴蜀地求官^⑥，然並無所獲，最終在歸鄉途中去世。李咸用有悼詩曰：

家在五雲溪畔住，身遊巫峽作閒人。安車未至柴關外，片玉已藏墳土新。雖有公卿聞姓字，惜無知己脫風塵。到頭積善成何事，天地茫茫秋又春。^⑦

這是范攄在歷史上留下的最後蹤跡，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潦倒不幸的文士，新唐書藝文志卻著錄了其詞林與雲溪友議兩部著作，而雲溪友議更是流傳後世，成為極少數有單行本存世的唐人筆記。

雲溪友議所記錄的最晚時間是「乾符己丑歲」^⑧，「己丑」，唐詩紀事卷五六作「辛丑」，但乾符是唐僖宗年號，共六年，期間既無己丑也無辛丑歲，如范攄所記年號不誤，則乾符六年（八七九）爲己亥歲，如唐詩紀事所記甲子不誤，則當是僖宗中和元年（八八一）。考慮到文中追溯的筆調，全書的最終完成應在唐末。不過正如范攄自序及行文中所提及的那樣，書中所記錄的軼事，有的得自於他從年輕時代就開始的遊歷^⑨，有的則得自於友朋的談論^⑩，有的甚至是范攄少年時代即已聽聞的傳說^⑪，因此全書各篇并非成于一時，這一點從范攄在各篇中所稱人物官銜可以推知。如夢神姥篇稱盧肇爲著作，并記錄其前官爲「華州紇干公胤防禦判官」。按據盧肇進海潮賦狀，盧氏約於咸通三四年間自潼關防禦判官入爲祕書省著作郎，當年八月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次年又除歙州刺史。夢神姥中故事乃范攄「親聞范陽（盧肇）所述」，顯然他並不知道此後盧肇的仕履，由此也可以大體推定此則故事寫定的時間。

正是由於雲溪友議各篇所錄來源於不同時期范攄所交游的文士群體，因而全書「所錄皆中唐以後雜事……詩話居十之七八」^⑫，許多重要的唐詩賴范攄之記錄方得以流傳後世，其中最重要的如卷下蜀僧喻錄王梵志詩十八首，應是敦煌卷子以外最早大量載錄王梵志詩歌的文獻，對於王梵志詩的研究有著重要價值。此外如錢塘論一篇記白居易右徐凝而貶張祜，後世遂因而聚訟，蘇軾乃有「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之嘲^⑬。中山梅載

劉禹錫自述昔年醉後荒唐，「司空見慣」一詩最早即見於此篇。題紅怨最早記述了宮女紅葉題詩的傳說，後世戲劇小說遂因之而敷衍。閨婦歌則記張籍力薦朱慶餘，「畫眉深淺入時無」一句因此而膾炙人口。正是由於雲溪友議收錄了如許多重要詩篇及文人軼事，後世詩話、傳記往往取材于此，如胡仔茗溪漁隱叢話、計有功唐詩紀事、辛文房唐才子傳等皆收入了雲溪友議相當部分的篇目，故此書在唐詩的輯佚與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

但是由於范攄遠離政治中心的處士身份和雲溪友議多自得傳聞的性質，全書雖然記述了大量當時達官名士的軼聞，但如一一細究，其在細節上往往有所出入，如稱中山悔篇所記「司空見慣」之司空乃杜鴻漸，但其實杜鴻漸去世的時候，劉禹錫還未出生。又如嚴黃門篇稱杜甫因醉得罪嚴武，房琯也因微言得禍，嚴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李太白爲蜀道難，乃爲房、杜之危也。」其實李白的蜀道難曾被收入殷璠所編河嶽英靈集，英靈集收詩下限爲天寶十二載，則詩作於安史亂前，顯與嚴武無關。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前輩學者多有辨證。然而拋開這些細節上的出入，雲溪友議所記錄的唐人軼事卻在各種傳世或出土文獻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印證，其中所蘊含的歷史真實，尤其值得關注。如卷中名義士一篇，記錄了進士廖有方元和十年（八一五）落第後遊蜀，在驛館中葬旅逝舉子的故事。廖有方其人，此前唯見諸柳宗元文集④，但並未提供可與雲溪友議相印證的細節。但隨着近年廖氏墓誌的出土，我們驚訝地發現，雲溪友議對於廖有方及第年份及

改名的記述都是準確的。元和十年距離雲溪友議的成書已有六十餘年，而廖有方一生名位不顯，但是他的故事卻能在流傳半個多世紀後被僻處江南的處士范攄精確記錄，由此我們也許應當重新審視唐人筆記中這一類故事的真實性。

即使是看上去充滿了怪力亂神的故事，稍加深究，亦不難發現其真實的內核。

卷上江都事的結末記載了李紳早年寄居佛寺讀書時的一個神異故事：

初貧……之剡川天官精舍，憑笈而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大蛇上剎前李樹，食其子焉，恐其遺毒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蛇乃望東序而去，遂入李秀才懷中，倏而不見矣。公乃驚覺。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睹否？」李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見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赴舉。將行，贈以衣鉢之資，酷喻之曰：「即君身必貴矣。然勿以僧之尤過，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唯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爲龍宮寺額，嗟老僧之已逝，爲其營塔立碑，平生之修建，只於龍宮一寺矣。

李紳化蛇而僧知其必貴，這樣的故事顯然出於好事者的杜撰，然而，這一傳說的核心部分——老僧的預言，卻在李紳自己文章中得到了證實。追昔遊集卷中龍宮寺原序云：

此寺摧毀積歲，貞元十六年，余爲布衣東遊天台，故人江西觀察使崔公以殿中謫官移疾剡溪。崔公坐中有僧人修真，自言居龍官寺，起謂余言：異日爲修此寺。時以狂易之言，不之應。僧相視久之而退。至元和二年，余以前進士爲故薛苹常侍招至越中。此僧已卧疾，使門人相告曩日所言：必當鎮此，修寺之託，幸不見忘。僧又偶言寺中靈祇所相告耳。余問疾而已，不能對。及後符其言，而訊其存沒，則僧及門人悉已殂謝，寺更頽毀，惟荒基餘礎而已。因召僧人會真，余出俸錢爲葺之，累月而畢，以成其往願。

又金石萃編卷一〇八有李紳修龍宮寺碑，亦提及了修真的預言及修寺的囑託，而據碑文，李紳也的確在預言實現後的大和七年（八三三）完成了這一囑託。因此，如果剥去夢中化蛇的荒誕情節，雲溪友議可謂極其忠實地記錄了李紳早年的經歷。

類似似非而是的故事幾乎貫穿了雲溪友議全書，它們或荒誕離奇，或張冠李戴，只需要簡單的考證就可以揭示其中的錯謬，但是實際上，即使是最無稽的故事都可能有其真實的來源與依據，只不過他們經過了時空的傳播，多少都有所變形，但是如果能够回溯它們流傳與變異的軌跡，無疑可以使我們更多地窺見唐代鮮活的社會和歷史。而本書則希望

通過故事來源的勾稽、典章制度的箋釋、時人「今典」的發微，來呈現雲溪友議這一似非而是的面相。

也許是因爲雲溪友議中這些離奇但又有真實内核的傳說契合了時人對於名人軼聞的想象，此書似乎在於當時頗受重視。北宋初年，雲溪友議可能已爲皇家所收藏，官撰的太平廣記收錄此書四十五條，約佔全書的三分之二，並且見諸著錄北宋前期秘閣藏書的崇文總目，稍晚成書的唐語林也收錄了雲溪友議中八篇。大概正因其流布頗廣，雲溪友議在宋代就分化爲三卷本和十二卷本兩個系統。三卷本見載於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而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著錄的則是十二卷本^⑮，後世所通行的明清諸本皆源出於這兩個系統。三卷本系統全書共六十五篇，分上中下三卷，卷首有總目，每篇前有標目，今存影宋鈔本一部，明刻本五種七部，明鈔本一部，分別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等地^⑯。三卷本系統諸本皆同出一源，而以影印入四部叢刊的鐵琴銅劍樓所藏明刻十行十九字本最爲通行。十二卷本又可分爲稗海本和單行本兩個系統。明萬曆年間，商濬刻稗海，收入十二卷本雲溪友議（本書稱稗海本），此本遂廣爲流布，成爲十二卷本系統之代表。稗海本卷首無總目，每篇前無標目，全書分爲八十四條，內容不出三卷本而文字較爲淺易，四庫全書總目、張元濟皆據以論十二卷本與三卷本之優劣^⑰。但事實上雲溪友議在收入稗海之時曾作過一定的改動，現存的十

二卷本單行本系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稗海本並不能代表十二卷本的原貌。雲溪友議十二卷本單行本今存鈔本四部，一部爲明袁氏藍格鈔本（本書簡稱袁本），原係天一閣舊藏，現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另兩部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分別是明嘉靖王良棟鈔本（本書簡稱王本）和清褚德彝過錄勞權校舊鈔本（本書簡稱褚本）。另有一部王良棟本之過錄本，原係楊氏海源閣舊藏，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本書簡稱海源閣本）。此四本同出一源，卷首皆有總目，每篇前亦有標目，與三卷本同，唯下卷中雜嘲戲一篇分爲上下，故較三卷本多出一篇，全書合計六十六篇，文字與三卷本略同，故傅增湘以三卷本與王良棟鈔本對勘後稱：「昔人謂三卷本足於十二卷本，殆未可信也。」^⑮但是三卷本和十二卷本在每篇中所引詩句的位置上存在著根本差異：十二卷本篇中凡引詩句皆接寫正文，三卷本中引錄詩歌，皆提至篇末或敘事結束之後。而這一差異爲我們探尋三卷本和十二卷本的祖本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以卷上襄陽傑條敘戎昱事一節爲例，三卷本作：

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立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費行，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雲谿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

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悛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譚。歷觀國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蛾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慙慙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而在十二卷本系統中，無論是單行本還是稗海本，「戎使君詩曰」云云一段皆在「公曰」云云之前。按太平廣記卷一七七和唐語林卷四都收錄此篇，太平廣記文字順序與三卷本一致，而唐語林則與十二卷本系統一致。由此我們可以認爲，北宋時代，雲溪友議至少流傳著兩個文本，一即太平廣記所錄者，亦即三卷本的祖本；而另一本則是唐語林所據之本，它是十二卷本系統的雛形，在它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了十二卷本系統。因此無論是三卷本還是十二卷本都有著相當早的來源，很可能反映了雲溪友議最初的文本狀態。另一方面，兩宋時代文獻如太平廣記、唐語林、唐詩紀事、詩話總龜、類說等引錄了大量雲溪友議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其書在兩宋時期的面貌。故本書校勘將特別注重兩個版本系統的對勘以及他校材料的運用。

〔注釋〕

①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七據唐詩紀事卷七一及吳郡志卷二六所載范攄子能詩事認爲據係吳人，僑寓於越。湯

華泉范攄二考已駁其說，認爲范攄乃越州會稽人而非吳人，其理由有三：其一，本書自序稱自己曾游吳地而吳人不當如此措詞；其二，本書所錄，越地事多而吳地事少；其三，方干居越而見其幼子，故攄亦係當地人。然王本自序謂其少時曾遊秦吳越楚宋，則越人說亦非定論，今謹闕疑。

② 參湯華泉范攄二考。

③ 本書范攄自序。

④ 見本書卷下江客仁條。

⑤ 唐詩紀事卷七一：「吳人范攄處士之子，七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吟夏日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不歲卒。」

⑥ 參湯華泉范攄二考。

⑦ 全唐詩卷六四六。

⑧ 卷下江客仁。

⑨ 本書范攄自序：「余少遊秦吳楚宋，有名山水者，無不弛駕躊躇，遂興長往之跡，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於遠思矣。」

⑩ 卷上夢神姥：「雲溪子曰：親聞范陽盧肇所述，故書之。」卷中三鄉略：「雲溪子素聞三鄉之詠，悵然未明其所自也，洎得吳郡陸君貞洞，或紀其年代而不知者矣，用序乎。」卷下江客仁：「乾符己丑歲，客於雪川，值李生細述其事。」

⑪ 卷中彰術士：「雲溪子曰：自童騃之年知之，方敢備錄。」

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⑬ 施注蘇詩卷二：「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

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

⑭ 柳河東集卷二五及卷三四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及送詩人廖有方序二文。

⑮ 宋史藝文志作「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認爲「刊本誤二」爲「二」，陳樂素宋史藝文志考證從之。

⑯ 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雲溪友議條。

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張元濟四部叢刊本雲溪友議跋。

⑱ 按海源閣本卷末有柳僉跋及「嘉靖乙未仲冬吉菴王良棟錄藏」一行，與王本完全一致，然王本王氏題識與柳跋及正文筆跡迥然不同，應是王良棟倩書手過錄此本并柳跋，而後親爲題識。而海源閣本三者筆跡完全一致，應是連王氏題識一併過錄者，故判其爲王本之過錄本。

⑲ 王良棟鈔本卷末所存傅增湘跋。

凡例

(一) 本書分爲校勘與箋注兩部分，分別在每則後以「校」與「箋注」相區隔。

(二) 本書校勘部分以四部叢刊續編影印鐵琴銅劍樓舊藏明刻三卷本爲底本，以十二卷本系統之王本、袁本、褚本、稗海本爲通校本。上海圖書館藏明刻三卷本及稗海本中所存佚名據謝肇淞小草齋影宋寫本（本書簡稱謝本）、徐紹乾據宋十一行廿二字本（本書簡稱徐校）所作校記，皆保存雲溪友議宋本面貌，本書皆儘量予以吸收。太平廣記、唐語林、唐詩紀事、詩話總龜、類說等宋代文獻所引錄雲溪友議文字，價值略等於宋本，本書皆予以特別重視。

(三) 本書箋解旨在探究各篇事蹟之來源、流傳、變形及其背後之社會文化內容，文中所涉字詞訓解及常見詞章典故，其非關文意者概不箋解。

(四) 本書箋注所涉人物，其事蹟僅見於本書者，箋解中不再敘其生平。

(五) 雲溪友議原有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點校本及遼寧教育出版社唐五代宋筆記十五種所收整理本，本書點校部分多所參酌；箋注所參相關研究，除特別重要者在行文中標明外，餘皆列於參考文獻，在此一併致謝。

雲溪友議序

五雲溪人范攄〔一〕纂

近代何自然續笑林〔二〕，劉夢得撰嘉話錄〔三〕，或偶爲編次，論者稱美。余少遊秦、吳、楚、宋^①，有名山水者，無不弛駕躊躇，遂興長往之跡。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於遠思矣。諺云：街談巷議，俛有裨於王化。野老之言，聖人採擇。孔子聚萬國風謠，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細流，故能爲之大。攄昔藉衆多，因所聞記，雖未近於丘墳，豈可昭於雅量。或以篇翰嘲謔，率爾成文，亦非盡取華麗，因事錄焉，是曰雲溪友議。儻論交會友，庶希於一述乎。

〔校〕

① 余少遊秦吳楚宋 「吳」字下王本有「越」字。

〔箋注〕

〔一〕 五雲溪，嘉泰會稽志卷一〇：「若邪溪在縣南二十五里……唐徐季海嘗遊溪，因歎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間，吾豈

遊若邪之溪。」遂改爲五雲溪。」范攄晚年居此，故自號五雲溪人。

〔三〕笑林三卷，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東漢給事中邯鄲淳撰。史通卷八書事篇：「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何自然，生平事蹟不詳。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載其笑林三卷，即此所謂「續笑林」者。

〔三〕劉公嘉話錄一卷，韋絢撰，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著錄。絢，字文明，韋執誼子，自序稱其少從劉禹錫學，錄其言談爲此書。原書已佚，近人唐蘭撰有劉賓客嘉話錄的校輯與辨僞一文，輯存此書佚文一〇一條。

目錄

前言

.....

一

凡例

.....

一

雲溪友議序

.....

一

卷上

1 名儒對

.....

一

2 南陽錄

.....

二

3 苧蘿遇

.....

五

4 魯公明

.....

七

5 真詩解

.....

九

6 毗陵出

.....

〇

7 巫詠難

.....

二

8 靈丘誤

.....

一四

9 襄陽傑

.....

一六

10 馮生佞

.....

二〇

11 江都事

.....

二二

12 南海非

.....

三二

13 四背篇

.....

三三

14 嚴黃門

.....

三五

15 哀貧誠

.....

四〇

16 古製興

.....

四三

17 夷君誚

.....

四六

18 餞歌序

.....

四七

19 宗兄悼

.....

五〇

20 夢神姥

.....

五二